

元初西北五城之

地理的考古

岑 仲 勉

本集刊一本、二分陳寅恪先生著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曾就 Turmegei, Irgai, Temegetu 三名，加以辨析，未又附幹羅孩及西涼府之譯名 Egrigaia，其各爲一地，無待贅述。今所討論者，則前四名在元以前史乘中，有無相當漢名，幹羅孩究當現時某地，與夫西涼府之蒙名何所取義而已。事涉遠古，書闕難詳，姑述管見，以質博雅君子。

篇內涉幹羅孩研究，係民二十三年滬時所撰達旦考（未刊）之一節，靈州考證，係去春遷陽朔後略成輪廓，至本月乃拼合續成之者。民二十八年四月月半，仲勉附記。

（一）Turmegai 靈州

尙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弑」，此一段釋地，師說不一，然大致是自東而西，當無異論，今亦不必繁徵博引，祇從三危起略引較古之說，並附拙所主張，逆推而論之。

（甲）三危 考禹貢下文「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此三危顯與雍州之三危，同是一山，顧鄭玄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觀此，知鄭氏於黑水、三危兩地，實無正確之認識，不過引

舊說備注耳。康熙五十九年上諭曾云，「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直以舊說爲非，迨乾隆修西域圖志，亦無從指其處，今姑依水經注說，謂禹貢雍州三危在燉煌南，可也。

(乙)豬野 漢地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蹏澤；武威、尙書後案云，今甘肅鎮番縣地。按居、諸一音之轉，（如日居月諸。）野、延同聲，余以爲豬野者後世居延之等詞也，亦因魏書悉居半之語原相當於 Sarigh Chaupan (1) 而知之。

居延澤、考者已多，而「居延」之語原，則尙未有說，茲并及之。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意謂澤地即古流沙所在也。(2) 突厥語呼此澤爲 Gashiun Nor，英籍作 Koshun，法籍作 Gachoun，其上源曰額濟納河，發 Richthofen 山脈，經甘州北渟沙中；寰宇記一五二云，「居延城，漢爲縣，廢城在今縣東北，即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足知居延是譯名。居可對 ko，自無疑義；史記匈奴傳，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射音亦，又音石，又僕射之射，關中讀曰夜，是 y 與 sh 亦有通轉之可能；申言之，今呼之 Koshun，即古呼之居延也。Koshun 近代繙爲噶順，漢書西域傳補注云，「白龍堆按即今噶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又今羅布泊新成之湖，亦稱 Kara Koshun Kul，則噶順——即居延——一辭，殆通用於沙磧或鹹鹵之地者。(3)

總言之，硬 g 之音，往往轉爲 j，又蒙古語收聲之 -n 在澤名時或用或不用，故秦前之豬野，於西漢轉爲居延或涿邪，北荒語言簡質，數地同名，史書數見，古豬野所在，余雖未敢決其必今居延，要可信其爲逼近沙漠之澤，故同膺一樣之稱也。

辛卯侍行記四涼州府下云，「城東北二里有池二畝，名禹池，府志謂即豬野，誤也。禹貢豬野，漢地志以武威縣東北休屠澤當之，府志引漢書，而不知漢武威

(1) 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三一——二頁。

(2) 寰宇記一五二狄道縣云，「居延海在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古之流沙澤也」。

(3) 日人北支那先秦蕃族考謂居延譯與呼衍、呼延族同名，（二八〇頁）尙無確證。

縣在今鎮番縣北，非今之武威縣，晉省武威入姑臧，故地志云豬野在姑臧東北也」按物荒野之地，古人指方，往往遠在數百里，後儒唯泥爲近北，故輒以小池當之，其實今鎮番迤西北迄居延澤，皆鹹鹵沙地，謂漢武威之北曰豬野，要自不誤。所失者班氏未知豬野指鹹鹵地帶，必取一澤以當之，又未知豬野、居延，異名同譯，岐而爲二耳。

縱論及此，更不能不就「原隰底績」之解釋，略伸管見。鄭玄云，「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按爾雅釋地下濕曰隰，廣平曰原，此兩字似是地文上區別，錐指云，「原隰所該甚廣，與大陸相似，謂公劉之隰原亦在底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專在鹵地，則不可也」，其闢鄭說，至爲透澈。況隰原與原隰異，如果兩字合爲一地，更不應任意倒稱，猶諸吾人不能以定安當安定，平陰當陰平耳。斯坦因氏云，「從南山山脈極北端，因有太平洋的水氣而富於森林的河谷，再往下去，我們遂到沿着山麓高度達五千呎至六千五百呎的一大片肥沃的沖積扇形地帶，因爲地形的優越，所以此地自古以來，就成爲中國同中亞細亞之間一條很重要的陸道」，⁽¹⁾是知甘、涼一帶，正是廣平下濕之地域，由原隰以至豬野，更徵豬野殆指居延，下文導弱水雖有流沙，然流沙指陸，豬野指水，變文而言，要無不可矣。

(丙)鳥鼠 禹貢或簡稱鳥鼠，如此文及「西傾、朱圉、鳥鼠」，是也；或稱鳥鼠同穴，如「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鄭玄以同穴別爲一山，於本論文要旨，無大關係。漢書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尚書古文注疏云，「首陽、今甘肅渭源縣」。

(丁)終南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禹貢錐指云，「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錐指又云，「古終南止於鰲屋，自秦襄公取周地爲諸侯，徙都於汧，國人作詩以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遠接岍、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終南矣」，其下更引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泊李善注，明終南、太一爲二山。尚書後案辨之

(1) 西域考古記一頁。

云，「以今與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藍屋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遂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太一爲一山之別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丁晏錐指正誤云，「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要義劉向所撰，在班氏前之向親校中祕古文，與漢志合，則知孟堅所據者真古文書也」。余按先民稱謂簡質，連山或山脈，往往以一名當之，如西起于闐，東迄甘、涼之山脈，漢人都稱曰南山，（入漢地者或曰漢南山。）五嶺山脈，得名者祇有五嶺，又如天山山脈，自中亞至哈密，到處有天山之號，後人或專取其特峯當之，及文化漸進，七名蜂起，考證家遂多聚訟，終南亦其一例也，王說甚允。

（戊）荆岐 漢書地理志、在馮翊襄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又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今古文注疏云，「案襄德縣今陝西富平縣，美陽今扶風縣也」。

已上數名，既經略釋，則可以進論本文最注意之惇物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後人解書，有以爲惇物非山名者，如錐指云，「程大昌雍錄云，終南山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不當別有一山自名惇物，此臆說也，經文簡奧，鳥鼠同穴已省卻兩字，而終南之下，加以惇物，不幾成附贅懸疣耶」。有以爲即太一北峯者，如錐指、後案是；後案云，「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即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有以爲垂是岳誤者，如今古文注疏云，「岳山今名武功山，在縣東南，俗呼敖山，敖、岳聲之轉，今本地地理志岳或誤作垂」，有以爲垂是華誤者，如錐指正誤云，「水經禹貢篇、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注、古文之惇物山也，如酈之說，則垂山當作華山，字形之誤。華山與終南縣亘相望，鳥鼠爲渭水所出，華山在渭水南，地勢接連，故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余按錐指引酈縣武功志後，綴以案語云，「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幾何，莫能言之」，蓋垂山一名，自漢志已後，言地者莫能指其處，故說人人殊。然禹貢所述，大致自東而西，後案既以終南爲綿亘八百里之山

脈，顧又取惇物當太一之一峯，揆諸理致而殊覺未安者也。丁氏採酈注，改垂爲華，亦頗動聽，（說本朱謀埠箋）。但同時水經又謂「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酈未有注，則此片面之解釋，不能見其可信。矧終南東盡藍屋，而華山又遙在其東，按諸順序亦未合，丁氏猥曰縣互相望，以爲之辭，則正陷於錐指所譏「惇物西北距烏鼠且千里，安得謂之相望」矣。

依余解釋，竊以爲（甲）惇物應在終南山之西。（乙）禹貢中數箇地名，如豬野、（說見前）泊合黎、渠搜、析支、崑崙等，都從西北語翻出，惇物殆其一例，日久而華名代起，原語失傳，漢儒遂徒就附近山川，妄爲指實，觀於鄭氏以原隰爲地名，可類想也。

r之譯音，漢代常以 n 代之，秦前亦或可假想其如是，又 ei 如爲語尾，則 Turmegei 或得省爲 tunmeg 而可與惇物相當；朵兒篋之「兒」，代入 n 音，亦與惇物合。惇或作敦，今外人翻敦煌之敦，仍作 tun 也。⁽¹⁾ 終南西北出爲涇水流域，西出爲渭水本流域，涇是渭之大支，然則終南惇物至於烏鼠，正由終南以溯涇、渭兩源之大山，以朵兒篋當惇物，於禹貢之敘次，甚相適也。今之靈州，昔名朵兒篋該，則地因山名，或山因地名，兩者可任居其一。若以我國地書於此方未著是名爲疑，又須知語出西北族，失載不足怪。漢書蹕林音譯，後史弗見，徵諸今蒙地固有之，（說見拙著突厥文闕特勤碑跋二〇頁）。秦前西北族之地名，安見其不流傳至西夏時代耶。

寰宇記二七雍州武功縣，「敦物山指即華山之別名也，自華州華陰縣東接潼關，連互經於是邑」，以華山爲敦物，雖同乎水經注，然謂自華陰經武功，則仍視作連山之稱，立此說者蓋不自拙始矣。

（二）Irgai 寧夏

元和郡縣志四、靈州，「懷遠縣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在州東北隔河一百

（1）箭內互蒙古史研究寫此名作 Dormekhai，（三頁）依說變音，音亦與惇物相當。

二十里，本名飲汗城，赫連勃勃以此爲麗子園。後魏給百姓，立爲懷遠縣。其城、儀鳳二年爲河水汎損，三年，於故城西更築新城」。太平寰宇記三六廢懷遠縣云，「本漢富平縣地。周建德三年，遷二萬戶於此，置郡及縣，並名懷遠。隋開皇三年罷郡而縣額不改」。又宋史四八五夏國傳云，「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是西夏之中興府，推而上之，卽北周之懷遠縣，而赫連勃勃之飲汗城也，「楊守敬夏疆域圖卽以飲汗城爲寧夏）。勃勃本匈奴，則其名宜傳於北地，-r 音漢翻代以 -n，唐前猶常見之，蒙古語 -n 語尾復去留無定，然則 Irgai, Irghai 得變爲 Ingain, Inghain 亦卽與飲汗相當之對音也。

魏代所見此方地名，似尙有可認爲飲汗城之異譯者；魏書二、道武帝登國六年，十一月，「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同書九五亦作悅跋，（後世書率作悅跋，然皆出自魏書，不足爲證）。唯北史九三夏傳云，「自五原金津南渡河，經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字作跋，不作跋，宋刊本通鑑一〇七則作悅跋，又介乎跋與跋之間，此城名之音寫各異者也。

以言其地，則胡三省注云，「考之載記，悅跋城卽代來城也」，又卷一〇四注云，「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築以居衛辰，言自代來者居此城也」，末條爲望文生義之詞，無足深論，然曰北河西，似謂偏近靈武。方輿紀要六一云，代來城在今榆林鎮北，亦謂之悅跋城，立說本於胡而指方迥異，知其徒憑意測，並無專據也。抑代來、悅跋，發音純乖，卽謂異譯，寧如是差遠，胡氏所謂考之載記者，度必因晉書一三〇、「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謂衛辰所屯卽所居，故認爲一地，但須思道武入國之際，衛辰眷屬固在悅跋之南，（見前引北史）明居非一處，不能以此遽定其同地也。

跋、跋兩文，余頗持後說，悅跋、（今粵讀跋近於 gai）Irgai 正相當，亦瀕乎衣兒格依之急讀。且史言白鹽池居其南，合乎地望者一也。初爲衛辰所居，後爲勃勃之麗子園，合乎情事者二也。若代來則竊謂他有相當者，應別考之。

(三) Temegetu 榆林

蒙古游牧記六曰，「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勳確查夏統萬城故址，丙勳於是攜南鍼、紙、筆，隨步定向，從縣城外之圖水，西渡出邊牆，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邇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淖泥河爲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渡無定河，西行二里許，進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但餘瓦礫。三道城內南面西隅鐘樓，東隅鼓樓；鼓樓僅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五六丈，無級可乘。鐘樓尙堪登眺，高約十餘丈，白土築成雞籠頂式大廈一間，半已圯，其半懸鐘屋頂，形迹宛然，周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尙有三四孔，餘松椽半櫟，問椽之長出者，悉爲韃韃揉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臺樓之基。北頭有白土坡，似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卽俗所謂轉角樓者。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土人云，每朔望昧爽時，空中輒現城闕之形。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丙勳徧訊土人，僉稱此城之外，懷遠草地別無故城基址，查縣西八十里無定河之北、黑水之南，亦并無堪建都會地勢，疑此卽所謂故統萬城也」。

觀何氏報告，可決其所疑不妄者，計有五點：

(1) 夏錄、「於朔方黑渠之南，營起京城」，（御覽一二七）水經注三、於朔水北、黑水之南，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元和志四，「無定河一名朔水」，依何氏所疏解，地望尙合。黑水之稱，北方累見，不必其無定河東之黑水河，否則前人指方有誤耳。(1)

(1) 魏書四、始光四年五月，「辛巳，濟君子津，三城胡酋鴿子相率內附，帝次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於黑水」。又三年，「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同書九五記此役云，「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是魏之伐夏，必濟自君子津，濟後、又必

(2) 白土城規模弘大，且具西方化建築，非都城莫可比擬，而都其間者又非夏莫屬。

(3) 王隱晉書、「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錐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御覽七六四) 元和志四，「其城土色白而牢固」，與何氏所見白土墩之堅硬恰合。

(4) 水經注三，「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與何氏所見鐘鼓樓合。

(5) 晉書一三〇 胡義周功德頌，「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依前文所考白城子地勢，面洪流者無定河繞其南也，左河津者君子濟在東南也。

明張雨邊政考二榆林鎮圖有白城子，以位置測之，當在榆林鎮城之西；又秦邊紀略五，「圖水出塞外之白城兒，至此於(與?)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謂之無定河」，凡此白城子、白城兒，當皆何氏所訪之故蹟，方輿紀要以爲在榆林西北，是也。

經黑水而至統萬。考水經注三，「河水於(定襄、桐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依水道提綱五，其地介今大土爾根河與烏藍木倫河之間，在歸化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胡氏圖有胡坦和碩，即湖灘河朔之音轉也。游牧記六云，「(歸化)城西南四十里，舊有托托城，在黃河東岸，即湖灘河朔也，今設托克托理事同知廳」。復次提綱五云，「榆林無定河有二源，……海留圖即東源，古黑水也，亦名紇那河，出(右翼)前旗虎刺虎之地，東南流，與西北來之納林河出托里泉、及西喇烏蘇河出磨虎刺虎平地者會，東南入榆林，達於波羅營北，而西源來會」，海留圖、游牧記六及胡氏圖均作哈柳圖，納林、胡圖作納領，西喇烏蘇、胡圖西拉烏蘇，楊守敬圖即以哈柳圖爲黑渠、黑水。今以民十九新纂橫山縣志(橫山即懷遠改名)之橫山縣境全圖差之，白城子在縣正北九十里許，(康熙十二本癸丑重修延綏鎮志之延綏鎮全邊圖亦略同。) 何氏謂在城正西者誤。何氏之「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均應作北渡或西北渡。至何氏謂「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者，乃指提綱之海留圖河，(橫山志作海流兔)。與前文「又西渡黑水河」之黑水河，係異水同名，何氏未加說明，殊易誤會。又何氏言「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勘諸縣志全圖及河流條，亦互有出入。惟就其大勢言之，無定河下流係在白土城東南，海留圖河上源係在白土城東北；易言之，即白土城當無定河西北，海留圖河(黑水)東南，前人指方，往往不得甚塢，(何氏以正北)爲正西，即其著例。)然則所云朔水北，黑水南，應認爲大致適合也。

據游牧記，特默格、特謀格或特末哥，駝也，圖、有也，則 Temegetu 之義爲有駝；又邊政考二榆林衛云，「國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正統中北虜入套，勅建築榆林城，成化八年，撫臣余子俊增築城垣，置榆林衛」，則其建城又晚在有明，與統萬初若漠不相關。惟是統萬屹爲大都，歷唐至宋，夏州又是重鎮，真宗毀墮，始漸衰落，由歷史推之，在北荒應有其流傳土稱，夏州既廢，榆林繼起，北人因以附近古城之名，移稱榆林，是固理想中可有之義也。統萬、tème，發音相同，余職是而懷下兩種之理想：

(甲)統萬本漢音，傳諸北荒，因訛爲 Temegetu。

(乙)其地原名 Temegetu，勃勃諸臣緣飾爲華化「統萬」之稱。(1)

斯二者似任一或有可能，用獻所疑，以質諸世之專研蒙古史者。抑魏書一五元素傳，「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又元昭墓誌，「祖連，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內都坐大官、羽真、統萬突鎮都大將」，（姓纂遵生素連，傳與誌蓋各舉其一字）。按元壽安誌，「……涼州鎮都大將汝陰靈王之第五子」，是鎮都大將爲官稱，而突字應屬上統萬讀，換言之，即鮮卑語稱統萬曰統萬突，其名有三音，末音之突，與 tu 恰肖。又烈維氏言，突厥語之 tuman，猶云「萬」也，顯是假自龜茲語之 tumane, tmane,（焉耆語作 tman）(2) 勃勃出於匈奴，言音當相近，由是而思，統萬殆 tumantu 等詞之音義兼譯，猶云「有萬」，其後傳諸蒙古而訛爲 Temegetu 者。

(四) 斡羅孩 Ouiraca

元太祖征西夏者五役，而斡羅城凡三見，茲撮錄如次：

第二役

丁卯夏，頓兵。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親征錄）二年丁卯秋，再

(1) 御覽一九二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爲名」，是勃勃當日已采此緣飾之說，故晉書一三〇亦撮載其語。或以水經注不載，遂謂此爲元和志後起之解說，誤也。

(2) 學術季刊一卷四期二七頁。

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元史一）

第三役

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刺海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將高令公，克兀刺海城。

（元史六〇地理志。西關或作西開）。

第五役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祕史一四）

此斡羅孩、兀刺孩、兀刺海皆同名異譯，李文田氏以之比定於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¹⁾ 1之兀納城，⁽²⁾ 屠寄氏主之⁽³⁾ 刺與納爲 l,n 通轉，非無可能，惟元史一二九李恆傳與此城對照之名則作兀納刺，多一刺字尾音，又似異地，然否尚未可遽決也⁽⁴⁾。

施世杰氏云，「兀刺孩即阿喇克鄂拉之對音，今一名龍首山也。世杰案乾隆時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奏言，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東大山脈，縣延邊境，山口即邊關，建夏口城，距湟川堡五里，山盡爲寧遠堡，距龍首山里許，有昌寧湖界之。⁽⁵⁾ 一統志、龍首山在厄魯特旗西南，與甘州府山丹縣接界，蒙古名珂喇克鄂拉，縣亘廣遠，東大山之脈絡也，距甘州城三十里，山丹城三里，據是，知元太祖由今張掖縣起程東攻靈州，定須踰此山也，是兀刺孩城必在今阿喇克鄂拉之中矣」。⁽⁶⁾ 此以兀刺孩城爲在龍首山中。高寶銓氏云，「今山口即邊關，建夏口城，疑兀刺孩城即在其處」。⁽⁷⁾ 此以兀刺孩爲在夏口城。那珂氏兩探之。

⁽⁸⁾ 余以爲此種考證之確否，先須問其根據，施氏以雪山爲在張掖縣南，故謂必過

(1) 牧庵集。

(2) 元朝祕史注一四。

(3) 蒙兀兒史記三。

(4) 那珂氏云，「拉施特之額哩喀(Erica) 及額兒刺喀(Erlaca)，(Erdmann 讀如阿嚕克奇。)

即兀刺孩也，與國都之亦兒該(Irgai) 及亦兒喀牙(Ircaya) 有別。玉爾氏以馬哥孛羅之額固哩喀牙(Egrigaia) 當元史之兀刺海，誤也」。(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5) 本自游牧記一。

(6) 元祕史山川地名考一二 (光緒丁酉)。親征錄校注以爲屠說，然屠氏亦襲施說耳。

(7) 元祕史李注補正。(光緒壬寅)

(8) 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此地，但雪山之名，處處而有，山之所在，那珂氏亦疑其難於確定，⁽¹⁾況曰駐夏則暫時息兵可知，（如征西域而避暑塔里寒。）固不定在張掖附近。然此猶是理論詰難，未爲抵隙，最要者地志明言兀刺海在黑水城北，若以龍首山當之，是兀刺海乃在一般人所稱黑水之東南，——尤其是那珂氏認黑水城在張掖河，——即此而觀，吾有以窺其未確矣。

黑水城、諸家都未下解釋，唯那珂氏云，「太祖紀二十一年正月親征下，繼書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渾垂山，取甘、肅等州。蒙古游牧記，『肅州境有二黑水，其一即張掖河，別名黑河。其一黑水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黑水泉，合清水東流入討來河，下流與張掖河合』。張掖河即黑河，北流五百里至額濟納地，稱額濟納河，未流入居延海，額濟納即元史地理志之亦集乃路，馬哥孛羅之額次納城，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之牧地，西夏於此置威福軍，黑水等城者威福軍界內之地也。耶律希亮傳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黑水亦在甘州之北」。⁽²⁾此其所釋，乃黑水流域各城，顧有專名黑水城（見上引地理志）者，究何所在，彼未之言也。

宋史四八六夏國傳，「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此黑水在右廂中與甘、瓜同列，當是張掖之黑水，未必元地志之黑水城，戴錫章西夏紀六以爲黑水鎮燕駐兀刺海城，未審何據。其意似謂此黑水即元地志之黑水城者，然須知地志固云黑水城北兀刺海，非同城也。

斯坦因氏說黑城子（Khara-khoto）云，「此地蒙古人雖然傳說，在西元後一二二六年（按即第五役。）成吉思汗曾從此地第一次侵入甘肅，於是城垣受到很大的損害」，⁽³⁾讀其書者或不免誤會黑城子即元地志之黑水城。然細味蒙人之傳說，征夏至第五役，蒙古兵始由此地第一次侵入，反觀元地志，則第三役元兵已達黑水城，此黑水城不得爲黑城子之反證也。今灤平縣西南一里有喀喇河屯，⁽⁴⁾ Khara-

(1) 同上五六七頁。

(2) 成吉思汗實錄五六七頁。

(3) 西域考古記一七六頁。

(4) 箭內互元代經略東北考四六頁。

khoto 亦即其對譯，張家口北約三十哩有喀喇巴爾哈孫，⁽¹⁾和林附近有二黑城，新疆之哈刺沙爾，此云黑城，箭內氏云，「蓋蒙古人普通皆呼廢城爲喀喇巴爾哈孫也」，⁽²⁾黑猶荒廢之謂，同名者甚多，斷不能因文面「黑」字之偶同，遂擬爲一地。

雪山、文廷式云，「案此雪山名察速禿，見元槧本」。⁽³⁾元史太祖紀作渾垂山。施世杰云，「雪山在今張掖縣南，一統志云，甘州府張掖縣南有雪山」，屠氏從之。按此山難於確定，略如前論，今太祖取甘、肅等州，猶在避暑之後，甘州迤東南亦非蒙有，而謂太祖好整以暇，輕入避暑於敵人夾處之腹裏乎，斯未能信。

金史一三四西夏傳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藥之西以賜之。……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廊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又同書二四地理志云，「金之壤地封疆，……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噶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⁴⁾之北，出天山⁽⁵⁾外，包東勝，⁽⁶⁾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由此金、夏分界觀

(1)同上五〇頁。

(2)同上五一頁。

(3)蒙兀兒史記三云，「義謂有雪」。

(4)清一統志四〇七之九四子部落云，「案淨州在昌州之西，豐州之北，其地當在旗西北與喀爾喀接界處」，丁謙以爲誤，無確據。

(5)張鵬翮漠北日記，「二十一日，出歸化城，行九里，入祁連山，十五里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五里下坡，……六十里駐昆都勒必河。……二十三日，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又二十里駐席喃莫洛。……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禿，有河水繞流，草色青蔥。二十六日，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元代經略東北考(六〇頁)云，「屠氏(蒙兀兒史記三。)以祁連山爲昔之天山，以烏蘇禿北五里之廢城擬淨州，此廢城在日記後文所謂西臘木倫(Sira-muren)河之上流，祁連山即翁衮(Ongon)山一名大青山北之平野，屠氏之說，蓋可從也」。

(6)韻編今釋一七，「今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五」。

之，可見河套北邊之地，大半爲西夏所轄，金之西界，只約達包頭附近。(1)

余按黑水之稱，不可勝數；耶律大石自天德軍出，「北行三日過黑水」，（遼史三〇）布氏擬以額濟納（Etsina）河，其爲不合，無待贅論。(2)次之則有屠氏之說，蒙兀兒史記列傳一三云，「今歸化城南之黑水河，流經薩拉齊廳，入於黃河」，按屠氏所云黑水河，即水道提綱五之大土爾根河，一名黑河，在薩拉齊東南，而夾山則在薩拉齊西北，(3)謂北行三日反回至出發點之東南，正所謂南轅北轍。次之、則羽田氏以爲即今喀喇木倫，由茂明安部流入烏喇忒，注於黃河，(4)梁蘭東氏主之，(5)余按水道提綱五云，「其北岸大者曰崑都崙河，即喀喇木倫也，源出毛明安界內，南經諸山，……南入黃河」，游牧記五烏喇特部云，「旗北……二百里有黑河，蒙古名喀喇木倫，自茂明安部流入境，西南流入黃河，舊說謂赫連勃勃營都城於黑水之南，即此黑河，非也」，按諸遼史北行三日，道里適合，殆爲的論。夫大石北行，（一一二四）下去太祖五征西夏，（一二二六）僅及百年，黑水之稱，應爾存在，而從前節金地志以觀，此黑水適當西夏邊境，取黑水等城，得毋即大石徑行之地歟。

元史二一、大德九年七月，癸丑，以黑水新城爲靖安路，同書二六、延祐五年三月，改靜安路爲德寧路，又同書三五、至順二年三月，趙王不魯納食邑沙、淨、德寧等處蒙古部民萬六千餘戶饑。按靖、靜字舊籍中皆混寫，實即一地，曰新城者殆殘破後新修，或略有遷移而相去不遠。箭內互云，「觀第三條，則知本路與沙井、淨州相近，由此考之，黑水新城之地，或在西流於朔平邊外而注入黃河之黑河流域，或在南流於烏刺忒部、涸於黃河之北之哈刺木倫河（黑河）附近，但前者爲西京路豐州之領域，姑擬於後者」。(6)考一統志四〇七之九謂淨州當在四子部落

(1) 參楊守敬金地理圖，但其河北分界，恐未甚確，然亦許元地志取金境鄰夏之城以爲指標，而未析言其所屬也。

(2) 西遼史一六頁。

(3) 同上八頁。

(4) 兀良哈及撻靼考下四二頁。

(5) 西遼史一六頁，惟引作錫拉木倫，誤也。

(6) 元代經略東北考五八頁。

旗西北與喀爾喀接界處，又黑韃事略言沙井、天山縣八十里，（沙井即前文之沙，天山縣即淨州治。）地皆在河套北，以此思之，箭內所擬黑水新城之今地，說當不謬，且足徵黑水舊城之亦在河套北矣。其，所（anied）附寄時以編入亦（〇三史黃）征夏五役而幹羅孩城凡三見，此城爲西夏要隘，自於文外得之。太祖滅王罕後，當以大磧與夏相界，軍從東北方來，則狼山河套，殆所必經。若就夏之備蒙設想，則漢拒匈奴，以高關、北假爲塞，唐禦突厥，在河北築三受降城，歷代籌邊，於斯爲重，夏李建國，寧能獨殊，夫是知地理志之黑水城，濱今喀喇木倫之城也。北爲兀刺海，當在狼山山脈或其附近，驗以攻守之方，均甚適合。Hyacinthe 氏謂幹羅孩（Ouiraca）本黨項語，Oui、於或中也，ra、壁也，ca通路也，義猶長城中通道；⁽¹⁾ Klaproth 氏又稱元世祖時亞細亞地圖，幹羅孩繪於寧夏北方黃河大曲之瀕，⁽²⁾ 是二說者，要當有其根據，合諸拙所推證，地位恰符。施氏阿喇克鄂拉之說，純由張掖南雪山而推測，根據已弱，矧雪山爲張掖南山之大不可信乎。（說見前後文）古代長城，建於陰、狼兩山脈，「長城通道」，因是得名。西夏紀二七引多桑書，「蒙古主三入國境，破威哈喇城」，注云，「按威哈喇城即萬里長城」，蓋未知此即幹羅孩之對譯也。⁽³⁾ 秦始皇用兵南越，是分五路，厥後隋、唐之際，行軍總管率以其取道所經之要地，名曰某某道行軍總管，同時唐制又假「道」字爲地方區畫之稱，宋元沿之而易爲「路」，今西夏史中猶見有臺駝路、⁽⁴⁾ 赤種苦井路、⁽⁵⁾ 旱海路、⁽⁶⁾ 蔚茹河路、⁽⁷⁾ 瓦亭路、⁽⁸⁾ 赤沙川路、⁽⁹⁾ 車箱峽路 ⁽¹⁰⁾ 等，蓋行軍當語其取道，平時可指其城池，西北方言，諒亦孕斯兩義，然則幹羅孩者，

(1)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六二頁。

(2) 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3) 馮譯多桑史六三頁作委刺哈城，含舊名弗用，殊不便於讀者。又西夏紀哈喇二字乙。

(4) 宋史四九一黨項傳及李繼隆傳。

(5) 同上二五七李繼隆傳。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李繼和傳。

(9) 長編五一。

(10) 同上。

以漢文音義分譯之，猶云幹羅路而已。

元史一征夏第三役既降兀刺海後，即進破克夷門，⁽¹⁾西夏紀二六云，「克夷爲中興府外衛，兩山對峙，中通一徑，懸絕不可登，元昊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按水經注三河水，「東逕高關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關，峨然⁽²⁾雲舉，望若關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關之名也，自關北出荒中，關口有城，跨山經屬，⁽³⁾謂之高關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與西夏紀所說克夷門形勢重要甚相類。張維華氏以爲「高關在今後套臨河縣北百餘里，爲狼山之一隘口，南接烏拉河，即秦、漢時之北河」，⁽⁴⁾考一統志，陰山、蒙古名噶札爾，在烏喇特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陰山即指今圖之狼山，余往歲讀此，嘗謂噶札爾殆高關之音轉，（如關特勤之關，原音爲 kul）是其地又確當中興府之外衛也。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詩，「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烽亦戍也，本或作峯誤，詩人隸事，慣多牽扯，烽與城未必同在一地，然當是河北之戍也。考回紇（Ouigour）元翻畏兀兒，今人翻幹羅孩（Ouiraca）爲威喇哈、委刺哈，（引見前）威、委、畏同音，是 oui 可相當於「回」也。唐稱 Tula 河爲獨樂毒樂，是 ra 可相當於「樂」也。依此轉之，幹羅孩猶云回樂路也。酈注謂高關北口有城，歷代設戍，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後，河北斥地三百餘里，於山北分置烽堠，回樂烽自必設於是間；歷漢迄唐之守險如是，西夏處此，寧獨無所設備乎。況元地志之西關口，一本作西開口，高關本山隘，得謂之開口，幹羅孩城應在狼山隘北口附近，蓋斷斷乎無疑矣。

新唐書四〇地理志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墪，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游牧記一六補注云，「一統志引舊志云，肅

(1) 馮譯多桑六三頁作「進至克夷門」，田中譯六二頁則作「陷夷門 I-men 城」，蓋誤克夷之克爲攻克之克，此不知多桑書本如是，抑田中氏之誤譯也。

(2) 通行本作「善能雲舉」，據朱鑑引大事記注改。

(3) 通行本作「跨山結局」，據蒙古游牧記五所引改。

(4) 禹貢七卷八九合期五五頁。

州衛城極北有北大路，元時爲往來通道，久廢，轍迹猶存，秋濤按此通道當卽由肅州北至額齊訥路、又北度漠至和林之此（？）衛也」，論者或持此以爲元兵攻夏，可取此道，則擬幹羅孩於狼山爲不合。余嘗考征夏第一役經落思城，陝西通志圖是城在河套外，⁽¹⁾足與元世地圖位幹羅孩於河套之北，互相印證。三役克幹羅孩後，過克夷門，卽進薄中興府，四役逕書圍中興府，使蒙兵果從肅、甘諸州而來，未薄夏王城已前，固應有所殘毀，今顧無之，惟一逾狼山山脈，則寧夏已猶戶庭，其道甚捷，夏非勁敵，太祖善用兵者，寧取迂曲之長道耶。若論第五役，則太祖先於上年至高昌，⁽²⁾命速不台下西域諸部，⁽³⁾故一軍從西取甘、肅諸州，⁽⁴⁾然同時東路仍有一軍取黑水等城。太祖駐夏之雪山，應在河套北，游牧記五烏喇特云，「旗北……九十里有雪山，蒙古名察蘇台」，察蘇台正與秘史之察蘇禿相對，雪山在旗北，幹羅孩在旗西北，故太祖自雪山起程以打靈州，須經其地，且與余主張太祖駐夏後仍自取東道而入者恰合；蓋其攻靈從下游渡河，（史未明著。）故元本紀又云渡河擊中興之夏師也。

(五) 西涼府 Egrigaia

元西涼州屬甘肅省永昌路，地理今釋八下，「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治」，辛卯侍行記四，「元路治在今府北三十里永昌堡」，亦卽漢之武威郡也。寰宇記一五二涼州姑臧縣云，「臥龍城卽城異名也，其城檀道濟築土以成之，有若盤龍，城形四方，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一名翅城」。元和志四○涼州神烏縣云，「本漢鸞鳥縣，張天錫改置武興縣，後廢，武德三年，又於城內置神烏縣，與姑臧分理，神烏理西，姑臧理東，貞觀元年廢，總章元年又置也」。又寰宇記神烏縣云，「後魏平涼，中改爲神烏縣，周證聖元年，改爲武威縣，取廢武威之額以名之，唐神龍元

(1) 據蒙古元史記二引，但屠氏云，無確據。

(2) 見湛然居士集及大金國志。

(3) 見速不台傳。此之西域，指今新疆言。

(4) 西域考古記（二四五頁）謂黑城子一路，實爲古今來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衝衢，言之略爲過當。

蓋北族南下，以陰山、狼山兩路爲捷而且要，可於匈奴、突厥傳見之，黑城子特西邊一閑道耳。

年，復舊爲神烏縣，仍於漢鸞鳥古城置」。觀此三條，知彼方城池，或取鳥爲名，或象鳥之狀，其來甚古。

華夷譯語，鳶、蒙古語曰赫列額，鳶、鸞同是鳥類，且同韻母，或易於相混。今 Egrigaia 前半截之 egriga，甚近乎赫列額之發音，在蒙語是否別有解釋，余未之學，第據上述之尋究，Egrigaia 一名之原義，或當爲「鳥」城也。

(六) 結果

合上所考證，可簡列其結果如次：

(1) Turmegei (靈州) 卽禹貢之淳物，漢名殆本自西羌，故其相當之音，至宋時仍流傳北地。

(2) Irgai (寧夏) 卽赫連勃勃飲汗城之對音，亦卽後魏悅跂城之對音。

(3) Temegetu (榆林) 應是赫連氏統萬城名之訛變，統萬(夏州)既廢，榆林代起，兩地相近，故假其名以行。

(4) 幹羅孩猶唐言「回樂路」，其地應當今狼山西口(古高闕)外之附近。

(5) Egrigaia (西涼府) 應是蒙語「鳥城」之義，因其地歷漢迄唐，有鸞鳥、鳥城、神烏等稱之故。